

# 「坐忘」會導致執著嗎？從利科的觀點看莊子的坐忘工夫

鄧文韜

香港中文大學

莊子指出「坐忘」是達至逍遙自在的一門工夫。然而，學者吳怡、王邦雄察覺，莊子的「忘」有一吊詭：若以「忘」為目的，修道不斷地「忘」，反而陷入另一種無關於物但關於自己的執著，導致不能達至逍遙。許多學者從「忘」字的意義嘗試解決上述的吊詭。劉香蓉認為，莊子的「忘」既包含被動的忽略，又包含主動捨棄的意思。如果「坐忘」時，強調被動的忽略，則可以避免主動捨棄而生的執著。學者徐復觀和牟宗三認為，莊子的「忘」旨在透過「取消造作」而「消弭物的分別相，乃至存在相」。安樂哲(Roger T. Ames)有相似的觀點，「忘」不僅捨棄現成的主客、物我的區分，更進一步忽略區分活動本身。

可是，「忘」如何進一步忽略區分活動本身？這「進一步」的說法暗示，忽略區分活動本身的「忘」似乎與捨棄主客、物我區分的「忘」有所不同。在現時，莊子研究中，鮮有仔細說明不同類型的「忘」。

本文從比較哲學的進路，借用法國哲學家保羅·利科(Paul Ricoeur)對「忘」(forgetting; l'oubli)的分類，說明莊子的「坐忘」是一種「從關切中釋放」(the liberation of care)的「忘」。「從關切中釋放」的「忘」預設了從個人的觀點轉移至他者的觀點，無待於單一觀點。例如，我不斷地「忘」身邊事物，反省吾身，藉此追問人生的意義。這「忘」陷入一種過度關切自身的執著。為了「從關切中釋放」，我們可以實踐「從關切中釋放」的「忘」，先「懸擱」反省吾身的活動，再注意身邊花草樹木。在沉醉在身邊花草樹木時，我們或許被動地感悟人生的意義：人非草木，但人草木皆存在於世。

至此，一方面，我們可以理解「坐忘」不是一般意義的「忘」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可以論證「坐忘」不會導致執著，因為「坐忘」是一種希望被動地感悟的工夫。